

經部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顧光曦

豐川易說卷二

鄠縣王心敬撰

上經

屯 ䷂ 震下坎上

坤而受之以屯何也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反

文王之彖屯云云何也震以一陽動於坎下不以坎險而止故占有元亨利貞象初陽在下坎險在上有難進象故占為勿用攸往乾陽初交是生長男而在羣陰之下主器者莫若長子有建侯象故占為利建侯也然曰元亨利貞則賛屯殊深曰勿用攸往則戒屯殊深曰利建侯則鼓屯之意亦深矣蓋草昧艱難人情易成易敗之秋亦人情難進難退之候故聖人

於屯諄諄教誘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難去聲

孔子之傳屯彖云云何也曰乾一索于坤而得震即上遇坎險是動乎坎險之中有大通安貞之道也下震雷上坎雲二氣震動蓊鬱雜亂晦冥百物于此句萌其在人事即天造草率冥昧之時利于建侯以經營締造而不遑寧處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可知在險而不能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咎不能免宜建侯而不寧可知濟屯而不能憂勤惕厲屯不能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孔子之傳屯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君子觀雲雷屯之象用以經綸天下之事而濟屯也蓋天地以雲雷作而生萬物英主以經綸運而開太平亦猶行天之道爾

經綸于屯時以濟屯必有雷動雲合使天下鼓舞奮勵之意乃可故君子之經綸即取象于雲雷然則單寒而欲自樹于人倫初機而欲自底于清寧無貴𨈁𨈁委細因循怠惰從可知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磐步干反

周公之象屯初九云云何也曰初陽居屯之下有磐桓安固象故占取利居貞震長男侯象動乎坎中利建侯以濟屯象蓋欲濟屯而不居貞則將失義欲濟

屯而無其人屯終莫濟耳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下遐嫁反

孔子之傳屯初九云云何也謂其雖磐桓而其志在欲行其正非懷安也陽貴陰賤初九以陽下陰如以剛明之才不辭以身為小民經營教養不惜以貴屈下賢哲自然大得乎民心其于建侯寧不利乎孟子謂得天下在好民之好聚民之欲即此意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邅張連反乘繩澄反又音繩

周公之象屯六二云云何也曰以六居二乘下之動而當屯時有屯如邅如乘馬班如象二與五為正應而下逼于初不能即應然正應不與寇同時久終須應之故又有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也然亦可見守正者終無不合之事德不孤必有鄰亦可自信矣

乘馬但言乘動濟屯之義非謂六二下與初連以乘

初之剛為乘馬葢象傳以六二之難為乘剛是乃統釋爻辭非是專釋乘馬二字之義若以二之乘馬為乘初剛四乘三之乘馬難通矣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孔子之傳屯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欲上行應五而難進者以其下乘初九之剛也故雖與五剛柔相應且反常至十年之久耳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幾音機舍音捨

音捨

周公之象屯六三云云何也言六三本非剛明之才兼上無賢明之應而居剛志躁亦欲動而濟屯徒自入于險難耳有即鹿无虞入林之象見幾之君子當此可以舍矣不然憑剛而往吝窮不免故占又有君子幾不如舍之象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孔子之傳屯六三云云何也言三本無濟屯之才又

無濟屯之應而乘時妄動是從禽之欲耳不知濟屯非從禽比往則必窮見幾之君子自必舍之往則未有不吝窮也嗚呼亞父之事亦可鑒矣

周公孔子繫爻繫傳皆于無才無援而妄動之戒甚明甚警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周公之象屯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以陰居柔而當屯乘震亦有乘馬班如象與初利見之主為正應又

有求婚媾象故占為往吉无不利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孔子之傳屯六四云云何也曰此正明四之當屯而知擇利見之初乃其明于擇主也嗚呼馬伏波其人乎而周公孔子之示濟屯者以擇主為要其義亦明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周公之象屯九五云云何也曰五雖陽剛當位而在

坎中下應又懦小貞則吉大貞則凶之象也坎為水膏澤象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孔子之傳屯九五云云何也曰五在險中施未能普豈能光乎然亦九五自居坎中固于施耳其占則施之未得光為昭烈未知光為項羽而施光則武王之大賚四海善人是富繫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善用易者亦于此中變遷之機圖之而已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周公之象屯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居屯乘震亦有乘馬班如象而以陰柔居屯之終下無正應是處屯之極地無才無助終于屯而無可如何者悲傷涕淚有泣血漣如象也嗚呼項羽烏江之歎泣亦其事耳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孔子之傳屯上六云云何也曰言屯極而至于如此豈能長乎然何可長固以釋泣血之義其實上六窮

于屯地更無所之亦有不長之象也大抵易道變化不特周公有時就義取象即孔子傳象亦時于文象中自取一義也

蒙 ䷃ 坎下艮上

屯而受之以蒙何也序卦傳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音谷瀆音獨

文王之彖蒙云云何也曰蒙坎險在下遇艮止在上險而止有蒙象也九二居中發蒙剛中而應正有亨道也九二為養蒙之主而六五以柔中應之有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之象也發蒙之道取其人之以誠心求我不取其人之以機變相嘗故又有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而利于貞之象占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

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孔子之傳蒙彖云云何也言山下有險險而止所以為蒙象也九二發蒙之主而居中處剛以亨行時中也六五正應乃童蒙之志應乎我匪我求童蒙也志應而後發正二剛中之所以善於養蒙正也瀆則不告正謂其志不應發之徒瀆蒙耳所以然者童蒙志應乎我而後告教之乃為培養其天真使成聖胎之正道不然則彼以機變嘗我我以機變鑿之適以瀆

蒙而壊其天真耳故蒙以養正為聖功也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善於自養其蒙者教人而望以立誠之道此善於養童蒙之蒙者嗚呼蒙以養正為聖功自養者可以知所養教人者亦可以知養人之道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聖人而蒙矣然其工夫則自無畔援歆羨來聖功只是善養其蒙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柔中之志則在五為誠求之切

在二乃無失人失言之愆此當幾之教也不然蒙瀆我而我瀆蒙師弟兼失矣故為師亦何可易言

蒙以養得正而正却以養其蒙得故教弟子者全要保護其一點知能之良

論語弟子一章養正之聖功盡統于是朱子之小學其即弟子章學文之註脚乎蓋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皆于此乎備也教子弟者須于此着眼若視此為迂濶即誤却童蒙而養失其正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孔子之傳蒙大象云云何也曰上山下坎為山下出泉蒙迷之象君子體之以養蒙惟是果行而見善即遷過勿憚改則業可進育德而寬居仁行居安資深則德可修庶幾乎養蒙之聖功如山下出泉耳又艮以一陽止乎二陰之上有果行象坎以一陽畜於二陰之中有育德象

象傳坎為溝瀆未有泉象而蒙象取于山下出泉六

十四卦中象固有非象傳所能盡者然亦可見象原不執於一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吐活反桎音質梏古毒反

周公之象蒙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以陰居下全無知識之蒙發之之道自宜利用嚴威以禁其放佚故有利用刑人之象蓋以如此之蒙而不加嚴威則蒙不知懼教亦不入故又有用說桎梏以往之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孔子之傳蒙初六云云何也曰此言發蒙之道初間自是宜正法以禁其邪枉也孔子之治魯子産之治鄭諸葛忠武之治蜀其義即取諸此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周公之象蒙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居坎中為養蒙之主而六五以柔中應之有包蒙象六五應而九二養有納婦象六五居上孚下而九二居下承上有子克家象區區一爻既象蒙師又取此三種法象引伸

觸類固可窮哉嗚呼讀易者知易取象之義即可明

反身自占之道矣不必乾盡宜君坤盡合臣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孔子之傳蒙九二獨釋子克家何也曰包蒙納婦于

九二取象為易明而子克家又取于二之以剛接五

柔殊不易明故耳然則執象論易豈復有易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七具反

周公之象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隂柔處險之極是

不貞之蒙女子也本與上為正應而近繫于九二是見納婦克家之金夫而不有其躬之象取女取此何利之有故有旡攸利之占也然占亦象耳故易者象也讀易知得象為象而即占亦象易斯可通爾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孔子之傳蒙六三云云何也曰此言勿用取女者為其行不順理耳然則舍其君而君人之君皆見金夫不有躬之女非其臣而輒納為臣皆取見金夫不有

躬之女也何利之有

六四困蒙吝

周公之象蒙六四云云何也曰居艮之下陰柔居陰又無正應蒙之困而不知自發者也吝其能免乎故象以困蒙而占以吝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于萬反實占聲

孔子之傳蒙九四云云何也曰蒙之所以困者以其無陽應又與九二隔處蒙而無師無友獨遠乎實困

何由發吝何由免乎然則處蒙地當蒙時者宜求明師良友端可知已

六五童蒙吉

周公之象蒙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以柔中止于艮陽之下蒙之童者也而下有九二剛中正應爲之師則是五以誠求二以誠教所謂養正之聖功其在斯乎蒙之最吉者也故象取童蒙而占則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孔子之傳蒙六五云云何也曰言童蒙之所以吉者自已順巽以受教則九二自開誠以養正也凡受訓於人之道於此可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周公之象蒙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以剛居艮上艮有手象有擊象過剛不利犯人而利于禦寇故占為不利為寇而利禦寇象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孔子之傳蒙上九云云何也曰程子之言上下順為上不過暴下得擊去其蒙上下皆順自為得之然亦上九以一陽止于五爻之上五爻皆順服其下是亦有上下順象也然則擊蒙而不順上下之心是真為寇耳其亦不占而已

需 ䷄ 乾下坎上

蒙而受之以需何也序卦傳曰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文王之彖需云云何也曰乾健在下欲進而坎險阻前有需待之義自有需待之象也九五為需主而坎中實有水光通天之義且居中得正故有有孚光亨貞吉之象以此涉險則有利涉之義兼以乾健而需坎亦為涉水之象故占又取象於利涉大川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也

孔子之傳需彖云云何也言所以待須之義以坎險在乾剛之前也險在前而乘剛直進滅頂之凶即在是矣能无困窮乎故乾而能須則自不至陷而其義不困窮耳有孚光亨貞吉者九五為需主是位乎天位者也中實則為有孚坎水內明則為光以此需方進之乾寧不亨通得正而吉乎而三陽以見險而須以此涉川自然往必有功耳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上聲樂音洛

孔子之傳需大象云云何也曰坎上乾下有雲在天上需雨之象君子之所需而養者飲食宴樂如雲上于天之需雨也君子生平之志不在溫飽三樂戒損于宴樂孔子何以取象飲食宴樂乎易道人情之至即天理之至也屯經綸草昧蒙果行育德勞亦甚矣至此恬養不亦須于飲食宴樂以自順其天和耶故飲食之在需非尺寸之膚宴樂之在需非荒淫之德

也時當需也

需為等待之義而象又取乎需于飲食宴樂義苟可象聖人固不執一廢百也易可與權豈不信然欲速則不達功固有以需而成者必世而後仁治有雖欲不需而不得者君子之左右逢源必須于深造自得愚柔之必明必强必須于己百己千類推之而天運之必須歷夏秋而後冬冬月之必先弦而後滿水之必由江河至海人之必經少壯而後老草木鳥獸之必

由句萌胎卵漸至于暢茂飛走皆需義也需之義亦廣矣但以有孚光亨為得正而吉耳故善需者不以怠緩廢弛賊義而以剛中漸進需時也君子之飲食宴樂義亦如此

坎中滿有醉飽象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周公之象需初九云云何也曰需以乾剛阻坎水故三乾爻以需于水外為義初九則去坎尚遠有需郊

象陽剛好進利在用恒能恒則不至致咎故占為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去聲

孔子之傳需初九爻義云云何也言需郊者乃不犯難而行也利用恒无咎者言乾行有常固不避險不進亦不改常犯難也嗚呼需亦不犯難行且並濡滯因循之謂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周公之象需九二云云何也曰二去坎漸近有需沙之象漸近險則必有言然二以剛居柔有進退適中必孚于五之義故又有終吉之象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孔子之傳需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居中處柔寛裕不廹盡需之道者也以此而需咎敗何從雖小有言必以吉終也然則過剛非需之道亦明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周公之象需九三云云何也曰三與坎接有需泥象

坎為盜而三進而臨坎有致冦至象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冦敬慎不敗也

孔子之傳需九三云云何也言三已近坎災即在外

也自我致冦又將誰咎然亦豈無道以免敗乎敬慎

庶可耳自我致冦以上釋需泥致冦之義敬慎不敗

則孔子當機示教微旨嗚呼聖人教人趨吉避凶之

道亦明矣

天下何冦不自我而致何敗不可以敬慎免引伸觸
類是在讀易者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周公之象需六四云云何也曰四居坎下隂位有需
血象又坎為險體二隂皆有穴象然四入上坎則已
出乾而上近九五又有出自穴象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孔子之傳需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四雖需血而隂以

柔近五不與時競是順以聽時者也亦自能出穴而不至致凶矣然則處險而徒以剛犯難徒自陷于敗耳

四陰柔需血而終出自穴者陰柔則敬慎敬慎則不敢犯難而靜以需時正合敬慎不敗之義故終出穴不敗耳嗚呼其即師卦左次无咎之旨乎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周公之象需九五云云何也曰五居中為需主盡需

之道者也正大象飲食宴樂之君子坎中為醉飽故

象酒食居中得正故占為貞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孔子之傳需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五以剛中而正居

天位乃中正而盡其道者也故得正而吉耳然則不

盡其道而徒以飲食宴樂廢日曠業者殆飲食之人

耳其不貞甚矣吉于何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周公之象需上六云云何也曰以六之陰柔居上爲
坎險之終有入穴象而九三上與之應有不速之客
三人來象上六雖險極然以柔處柔亦有敬順之義
夫以敬順待客客雖剛暴豈至凌犯乎則又有敬之
終吉象也可以以柔恭待強暴乃天地間消免凌犯
之道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孔子之傳需上六云云何也曰言客雖憑剛而至而

主人柔恭以待則必得終吉此天理人情之必至耳故上之敬客雖若自處怯弱未為大光而要之自保終吉亦未大失也終吉以上終爻義雖不當位二句孔子足象意恐人以敬人為愧不肯屈下故明其肯曰敬客雖未大光然亦無有大失不失即得吉矣何用為嫌乎則所以教人遇剛之道益明且切也

訟䷅坎下乾上

需而受之以訟何也序卦傳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

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窒張栗反

文王之彖訟云云何也曰訟上健下險九二為訟主中實有孚象與五上下不應窒象居坎之中惕中象訟以孚窒成以惕中吉以終訟凶故占又有惕中吉終訟凶象然終訟之凶言之既以為戒亦所以明惕中必吉之旨耳又卦中九五剛中大人而以下訟之必不得志有利見大人象卦體以乾履坎有陷于深

淵象故占又戒以不利涉大川也象之取象至彯總之以宜戒其終使不得行為義文王之戒訟亦深矣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孔子之傳訟彖云云何也曰謂訟以上剛下險而成也有孚窒惕中吉者謂九二剛自外之需來而得中也終凶者訟非善事終則必凶而斷不可成也利見

大人者訟遇剛明之主則不行以其所尚中正也而九五居中履正固所謂訟者利見之大人也不利涉大川者乾履乎坎有入淵之象故取于不利涉大川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孔子之傳訟大象云云何也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致訟之由君子體此知人情爭訟之道皆始于性情之違戾故凡作事必謀其始使協于天理人情則訟

端自絕耳嗚呼天下何事不宜謀始獨訟乎哉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周公之象訟初六云云何也曰訟雖以坎險成而初六處下居陰上又有援有不永所事象訟而不永雖小有言終吉之道也故占有終吉象而周公即繫此義于訟之初六其示訓亦切矣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孔子之傳訟初六云云何也曰不永所事者訟原不

可長也雖小有言終吉者上有明應為援其辯明也嗚呼孔子之意補足周公之旨而其切于示訓亦猶是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逋補吳反眚生領反

周公之象訟九二云云何也曰訟之所以成原以二為險主而九五剛中處正自非二之可敵故有不克訟之象也不克訟則必退而避之矣訟主既逋其旅連之邑人不且免眚乎故占又有其邑人三百戸无

眚象也

先儒多解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為自處寡約則可免災愚意竊覺解以訟主既逋即闔邑皆免株連擾費之災為得情且三百戶以需卦上六不速之客三人來例之于三百戶之象亦有取耳或曰需取三人此言三百戶何也愚意則又覺言客止可言三人言邑則宜言三百戶以象固取切近事理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掇都活反

孔子之傳訟九二云云何也曰二之不克訟者歸而逋竄也訟而逋竄這便是明于處訟之道者何也自下訟上患乃自取豈得免乎則所以告訟者之宜知自退而無事牽累邑人其義益明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周公之象訟六三云云何也曰三居險終以六處之而上應剛此食舊德象也夫下之訟上大抵由于下之忘上舊德而結新怨耳食舊德則得正矣雖處危

地自得終吉故有貞厲吉象然亦六三原居柔應上卦中自有此義故又取為占也六三上應上九亦有或從王事无成象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孔子之傳訟六三云云何也曰言食舊德之吉者從上則吉也然仔細推詳從上吉也一語固所以明食舊德之吉亦實合下或從王事无成之吉傳出耳傳固不可執一視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周公之象訟九四云云何也曰九才雖剛而居四則柔兼九五剛中既非可訟之人初六陰柔又非可恃之援有不克訟象居近九五惟五順聽為復即天命而渝變初心安于正理之象故占有吉象也

復即命渝安貞于象外取義似不若即象為解故註以九四居近九五惟五順聽取義既覺取象為近亦且于傳義切合不知明易之君子以為何如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孔子之傳訟九四云云何也曰言能復即命渝安貞則自無失而吉耳然觀初以不永所事吉二以不克訟无眚三以食舊德吉四以復即命吉嗚呼訟固以能止為善耳

九五訟元吉

周公之象訟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為聽訟之主而剛健中正治訟得此等人自然得情合理故占有元

吉象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孔子之傳訟九五云云何也曰言訟之所以元吉者以九五剛中居正自然片言折獄可使無訟也而聽訟以剛明為貴亦從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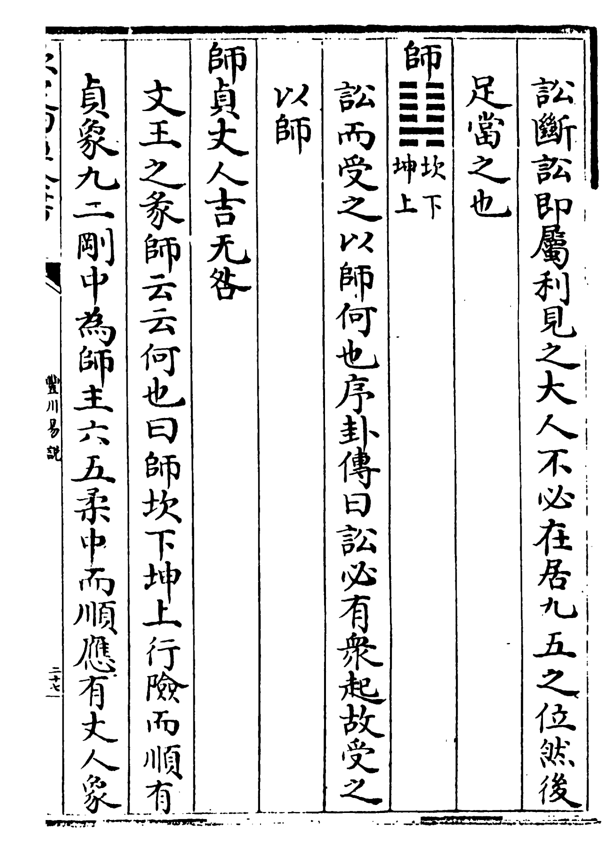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褫敕紙反

周公之象訟上九云云何也曰言上九處訟極而以剛履柔此乃終訟而僥倖得勝之人必且因終訟而

剛過即折者也有錫之鞶帶終朝三褫象然曰或則未必能僥倖而曰終朝三褫即倖又豈可常僥乎至孔子之傳則又以為即僥倖亦何足貴嗚呼訟固必不宜終之事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孔子之傳訟上九云云何也曰言終訟雖受服命之寵亦不足敬況又終朝三褫乎嗚呼三聖人之戒訟警訟者亦深切著明矣讀易者能識此義以處訟規



訟斷訟即屬利見之大人不必在居九五之位然後足當之也

師 ☷☵ 坎下坤上

訟而受之以師何也序卦傳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

文王之彖師云云何也曰師坎下坤上行險而順有貞象九二剛中為師主六五柔中而順應有丈人象

行師而得正得人自然无吉咎何從至乎故占為无咎象也嗚呼象僅六字已盡千古用師之道矣

用師而不得正非貪兵即忿兵雖強民而心不從徒自毒毒天下之民耳故師貴貞然不得其人必致輿尸之凶即幸而勝亦不能以衆正而王也故師必以得貞得人為吉而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孔子之傳師彖云云何也曰謂師言乎其衆貞言乎其正也能以我之衆正人而亚使衆人之皆正可以王天下矣故師取占于貞也成湯放桀之師武王伐紂之師斯足當之丈人吉无咎者謂九二剛中而六五應下坎上坤而行險順以此毒天下乃為弔民伐罪之師而已之民心從天下之民心亦從則得道多助于何不吉以征不正又何咎乎成湯任一心一德之伊尹造攻自牧而東征西怨武王任天下大老之

尚父用三千同心同德之義士而商人筐篚壺漿斯足當之

行師傷財害人彼此兩毒之道必我之民從敵之民亦從乃為義師亦始得吉故孔子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故師不正不可動不得其人不可動雖得正得人而民心不從亦不可動

觀孔子彖傳見伊川先生解師貞之義自當而取穰苴淮陰以實丈人吉无咎之象特言差足當丈人吉

者耳實不盡文王取象丈人之旨必如成湯伐夏之任伊尹而即克武王伐商之任尚父而即克乃足盡衆正可王之義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孔子之傳師大象云云何也言地中有水水聚地中故為師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如地中有水也古者寓兵于農故民衆者師之所自出然師取容民畜衆又可見師道固以安民不殺

為本原耳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周公之象師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陰柔居下聽二指揮有師出以律象以陰居柔亦有否臧凶象然初居師出之始而即戒以律惕以否臧凶則周公之示象已至明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孔子之傳師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師出當以律失律

則凶所以明師之吉凶決于當否而當否即宜決于初出之時耳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周公之象師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為師之丈人而在五陰中則有在師中象居中得正而上有六五推心委腹之主則上无疑忌而下得展布有在師中吉而无咎象上坤三爻皆順而應下亦有王三錫命象故周公皆取之嗚呼惟王三錫命而九二乃得安然

在于師中收衆正民從之效无毒民輿尸之凶王者任將之道從可識也

自古未有將在千里之外而以專制廟堂之上吉者故九二以在師中吉以王三錫命而得安處師中為將者宜以此自審進退任將者宜以此自知所尚師毒天下事也而可漫易哉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

孔子之傳師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在師中吉者以其

承六五委任之寵也王三錫命者以王者不得已而出師原以衆正民從為主惟九二剛中之丈人乃能不至空毒天下而得民之從故王三錫命如此之諄復正是懷保萬邦而不欲其荼毒之至意也嗚呼古之聖王師不得不用而用師之意乃如此任將極其專而其心之所存乃如此故師不至流于毒衆將得自效其忠悃師出而天下諒其義功成而天下歸其仁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周公之象師六三云云何也曰三隂柔居險終師或輿尸之凶象也師可以柔險之人任哉任之柔險是自喪其師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孔子之傳師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師或輿尸者所任不當大无功而至此耳

或曰九二為師帥是丈人長子也則三皆聽二主張

矣而亦有輿尸之凶何也曰吉凶以情遷爻自各為義彖耳且雜物撰德辨是與非非其中爻不備于三四發輿尸左次之義而師道之是非勝敗吉凶乃始備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周公之象師六四云云何也曰師以陽進六四以陰處柔有量時退舍之義為將而能知巳知彼不敢輕進亦守則有餘之道也故有左次无咎象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孔子之傳師六四云云何也曰言行師之道有剛有柔知進知退乃常道耳四以陰居柔而能左次雖無丈人錫命之吉亦免失律輿尸之凶未為失常道耳此文即所謂為將亦有合怯弱時義而光武謂長勝之家難與慮敵亦即此義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周公之象師六五云云何也曰五為師君所以操行

師用人之柄者也而坤為地有田象時當用師乃用是能以衆正毒天下而民從之會故有田有禽利執言象能以衆正則可以王毒天下民從則得大吉咎何有乎故占有无咎象而二三皆惟五所用故又有長子師師弟子輿尸貞凶之象嗚呼觀于有禽利執為无咎可見兵者必不得已而後可用也觀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雖貞亦凶可見委任不明用舍失宜皆取凶之道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孔子之傳師六五不釋田有禽義而專釋長子帥師云云何也曰有禽利執之義易明而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之義則恐讀易者視為長子弟子之功罪而與六五任用之主無涉耳故曰以曰使所以明長子弟子之功罪皆由六五任用之昏明也嗚呼大君之用舍顧可忽哉

長子帥師廉頗以之弟子輿尸趙括其人然皆趙主

之所使也故責在大君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周公之象師上六云云何也曰師之上六師終而大君賞功時也上以六之陰柔居之有用小人象兼坤為地有開國承家象故有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勿用小人之戒也然周公之埀戒亦切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孔子之傳師上六云云何也曰正所以申明大君賞

功不可用小人之旨耳蓋軍功之成固有小人而才者若賞以開國承家則是天下之民不毒以一時之師而長毒以開國承家之小人矣豈用師衆正可王本旨乎故孔子特釋之曰大君有命乃正功時也所謂小人勿用者則以小人開國家必凶于爾國害于爾家而亂邦耳嗚呼師之為道必以能以衆正取其貞以寵命丈人取其吉以勿用小人防其亂乃能盡善而吉无咎耳不然則非凶即咎非輿尸即亂邦所

必至矣大君容何利乎

比 ䷇ 坤下坎上

師而受之以比何也序卦傳曰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平志反

文王之彖比云云何也曰比以九五居中比衆陰衆陰亦以順應比九五有吉道五為坎中比主而心亨尚中有誠信而大得常正之義故占取原筮元永貞

无咎象上下順比有不寧方來象上六比外无首有後夫凶象故象象占悉取之蓋占亦象爾原筮先儒多取為再度之義愚嘗反覆尋味原筮所以明九五剛中之德故象傳合元永貞為言而以剛中釋之似于再度無所取義若近取蒙卦初筮告為例以明九五剛中誠一有心孚尚忠之義則于元永貞既有求歷于彖傳之釋以剛中亦合且與蒙之九二坎中取于初筮不悖也顧不知明易君子以為何如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孔子之傳比彖云云何也曰謂比之所以吉者以比取輔義也自四而下皆順從之義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九五剛中原具此德也不寧方來者上下皆應五而親比也後夫凶者上六居上比之无首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孔子之傳比象云云何也曰物相親比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則體比之象以建萬國而親諸侯如地中有水也蓋天下至廣兆民至衆一人治之勢所不及分建賢哲以安民撫衆即此為王者親比四海兆民之道也他象皆言君子而比獨言先王者以建萬國親諸侯王者事故變君子言先王耳後倣此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缶俯九反他湯何反

周公之象比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居坤之初而上比于五擇君慎始比得其主何咎之有故有有孚无咎象又坤體而居初處陰順以從五有孚盈缶象以盈缶之孚遥順五顯比之聖君自然在五德教親比之中故又有終來他吉象然曰有孚他吉則是必誠信真足孚上而後无咎來吉耳甚矣誠信乃比人之道也其漢之竇融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孔子之傳比初六云云何也曰言比之初六有孚盈缶則自然有他吉耳益信誠之必足比人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周公之象比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内卦之中心孚

九五而比之比之自内象居中守正有貞吉象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孔子之傳比六二云云何也曰言比之自内而貞吉者心傾聖主而居中守正却不自失耳嗚呼太公西

歸磻溪之日庶足當之

六三比之匪人

周公之象比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體柔居剛而應上六弱才而懷躁動之志應人而比匪類之人者也有比之匪人象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孔子之傳比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越五而比于上六是比後凶之匪人所比者且將不免而欲求自

託得乎亦可傷矣隗囂之比公孫述即其証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周公之象比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內無正應外與五親是外比之象得賢主而輔自有得正而吉之道故占有貞吉象也宋之吳越亦其事也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孔子之傳比六四云云何也言外比之貞吉者以五當位居中是為賢主而四能上而從之寧不得正而

獲吉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周公之傳比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以剛中居天位而比虛中待比之諸陰上下開誠見心有顯比之象五既開誠比下則是自盡其公道無驩虞要結以求必比之私有王用三驅失前禽象而四陰亦虛心開誠以比亦有邑人不誠之象此自顯比之吉故占有吉象也嗚呼成湯開三面之網即其義而古王者春

無私以照臨天下天下亦應以皡皡即其象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孔子之傳比九五云云何也曰言顯比之所以吉者以九五居中正之位有中正之德故有舍逆取順中正之比而邑人亦有不誡而中正之應爾嗚呼王者以中正比天下天下亦自以中正比王者此理之必然然究之天下不誡之中正皆王者顯比而使之中

正也故王者之比貴乎中正彼霸術要結一時驩虞或得之不久而天下之心渙然散矣終何益

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比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可見王者之用兵必不得已而後用王者之伐罪亦不期盡服其醜類舜禹有苗之師固如此也匪是師為否臧之師而比非顯比之比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周公之象比上六云云何也曰一卦皆比九五上六

獨居五上此正所謂後夫凶耳有比之无首而凶象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孔子之傳比上六云云何也曰言比之无首凶者上

自絶于顯比之五將自顛殞无所終也防風後至之

誅田横海島之死非明鑒乎嗚呼王者比人之道其

莫要于義正仁育英雄比主之道其莫要于見明識

定哉

小畜 ䷈ 乾下巽上

比而受之小畜何也序卦傳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敕六反

文王之彖小畜云云何也曰小畜四柔得位上下五陽皆為所畜而下健上巽二五皆剛有亨象以陰畜陽以小畜大畜終不極不通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朱子曰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文王演易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故云爾然亦文王羑里之自占乎由其詞

味其旨愴乎有餘悲矣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孔子之傳彖云云何也曰言六四陰柔得位而上下五陽應之曰小畜也下健上巽二五剛中志行乃所以亨也密雲欲雨之時所尚在陽氣上往而雨澤降耳乃陽欲上往竟為陰畜但壅閼為密雲者則以自我西郊尚滯陰方而所施還未得行也噫彖詞文王

之自占而彖傳則孔子據文王之事占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孔子之傳小畜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卦以巽風行天上是乃以柔文剛故取象于小畜君子觀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則亦以柔文剛風行天上之義也然不曰飾文德而曰懿文德則文德固非君子修飾文為之事而乃懿美其德使之徽柔懿美耳又以懿文德繫之小畜則又可知君子以道德經綸之業為大而

文章才藝固其小矣象義無不可通變易從道在讀者神而明之用者黙而成之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周公之象小畜初九云云何也曰初與四為正應正應則復正道矣復得正道又何咎乎真天下最吉之事也故有復自道何其咎而吉象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孔子之傳小畜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復自道吉者其

義吉也而言外不復自道之義為凶即從可知

九二牽復吉

周公之象小畜九二云云何也曰二與四非正應而當畜之時以剛中之德與初九正應之陽相比應四有牽復吉象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孔子之傳小畜九二云云何也曰言牽復吉者非為人牽復而即得吉謂二自處剛中本無徵逐之情亦

不自失其正故得吉耳孔子于文周彖象未顯之旨往往補足其義類如此

觀孔子此等傳象之旨孔子之于文周後先相發隱顯相闡真如一家祖孫明聖作述規制益明如此乃云善于讀書即古人亦樂得今人耳近儒于前聖明白顯易之言往往曲加塗飾嗚呼竊恐古人不引為知已也反不如不釋之為本旨自在耳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吐活反

周公之彖小畜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以剛處剛上與四比而非其正應則四必不應三亦必止而不行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三四非正應而亦曰夫妻者以陰陽剛柔言也象固多變耳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孔子之傳小畜九三云云何也曰夫妻反目者三過剛不中不能自正其室而取之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

周公之象小畜六四云云何也曰四以隂居柔處得其正又居巽體上比九五是乃柔順精忠與君交孚矣人臣如此自然傷害憂懼皆可以免故象為有孚血去惕出而占為无咎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孔子之傳小畜六四云云何也曰四之所以有孚惕出者以與九五合志故傷害憂懼可免耳晏子之畜景公庶幾近之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力傳反

周公之象小畜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巽體剛中與四同體以畜乎下故為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孔子之傳小畜九五云云何也曰言有孚攣如者乃不獨富其富而必以及之鄰耳齊景悅晏子之言而興發補不足亦其義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周公之象小畜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處小畜之極
不雨者至此已雨尚往者至此無復可往有既雨既
處象既雨既處則德已尚而載矣且上九居畜之最
上有尚德載象第四陰為畜主而至于如此婦之道
雖得正無邪亦危甚矣蓋月而幾望則疑于無陽龍
戰之災固可畏也君子尚可行乎故象占又取婦貞
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也嗚呼宋之宣仁后事殆類
此矣當時所謂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亦君子征凶義

也又若反貞以論象則唐之武后優禮正人德載月望尤君子征凶時耳吁可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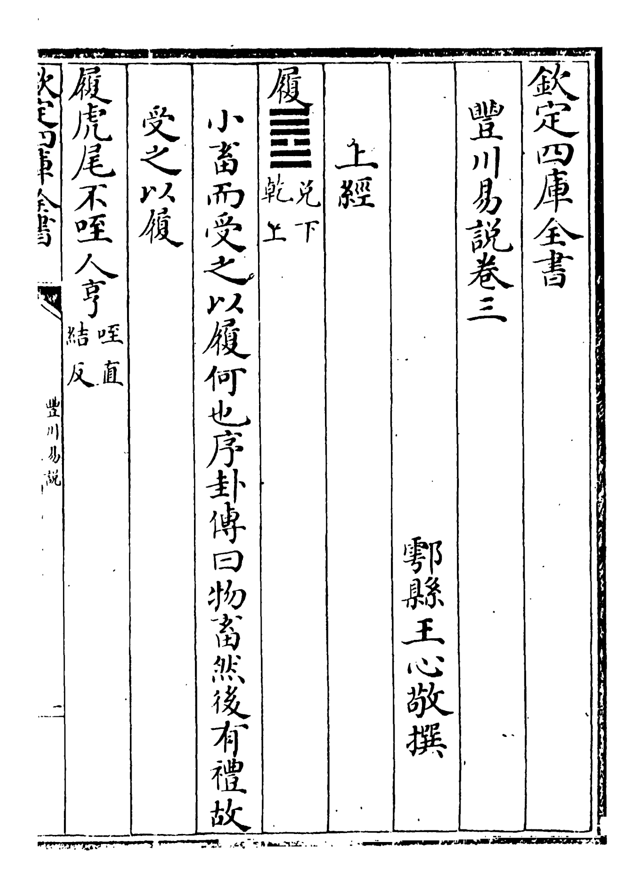
又此爻若就文王自占論則羑里既出委任愈篤迨至有二西歸而文王純節自凛惟恐一有違行便為臣道之累亦其義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孔子之傳小畜上九云云何也曰言既雨既處則畜通而德積載矣君子征凶者言若如畜之陰柔至此

而尚為之征是與于月望龍戰之會耳其禍真可疑也

豐川易說卷二



豐川易說卷三

鄠縣王心敬撰

上經

履䷉ 兌下乾上

小畜而受之以履何也序卦傳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咥直結反

文王之彖履云云何也曰履以兊說履乾剛有履虎尾不咥人象履虎尾而不咥人亨可知矣故占有亨象嗚呼惟禮免患其當文王與紂之事乎

履虎以履尾亨乾龍以无首吉聖人所以處後不處先也讀易者宜於此着眼

智崇禮卑即履義故曰履者德之基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說音悅

孔子之繫彖履云云何也言履是以兌柔履乾剛也兌說而上應乎乾以說而履是以雖履虎尾不咥人而亨也又乾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兌敢以一陰自驕於九五之前乎是亦有陽道光明履帝位而无疚哉嗚呼天王聖明兮臣罪當誅文王惟以如此之心遇紂是以說而應履虎尾而不咥也至德哉不惟大患終以禮免即千古君臣冠履之分亦正於此矣故履卦以君臣作解當以文

王為大象又即謂文王繫此卦原本自占者明義可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孔子之傳履大象云云何也言乾天在上兌澤在下所以成履而君子體之則用以辨上下之分而定斯民之志如上天下澤之截然不紊耳程傳最為分明的當矣但亦須知辨上下而定民志在上則為化民成俗之明主在下則為俗移風易之順民必在上者

如乾剛之中正光明以履於上則分始辨而民志定在下者亦必如兑説之説而應乎乾則民志定而分益辨故乾剛兑説上下相應之義亦不容畧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周公之象履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以陽剛質直之德居初地履歴之始有素履象素履則雖欠少節文而誠質可尚何咎之有故占有无咎象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孔子之傳履初九云云何也言素履之所以无咎者以其誠質自將獨行所願也然並連兑說之義亦發出矣蓋獨行所願是所說而應耳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周公之象履九二云云何也九二剛中說體上无正應而履地之上有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嗚呼其伊尹耕莘樂道囂囂自命顔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之時乎他不足擬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孔子之傳履九二云云何也言九二幽人貞吉者剛中說體履道出於本心中不自亂耳即孔子之繫可知信非伊尹顔子不足當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跛波我反

周公之彖履六三云云何也曰三以柔履剛不中不正且逼近乎乾有眇視跛履履虎尾象履而如此凶

豈待言故占有咥人凶象而又為武人為于大君象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孔子之傳履六三云云何也言眇而視終不足有明跛而履終不足與行咥人之凶言其履位不當必且致凶而武人為于大君言如武夫為君志氣剛暴者耳嗚呼武人為君周公孔子雖不言吉凶然始皇項

羽豈視履元吉者乎讀者占者亦可識其旨矣

視則宜明履則宜行而眇者終不足有明跛者終不足與行然則其能視能履者亦只是眇者不自知其眇而自謂能視跛者不自知其跛而自謂能履耳世之本无實具而高自標許徒貽自知不明之羞者皆此類也

彖言履虎尾不咥人亨而六三則言履虎尾咥人凶者蓋全卦是以悅履剛故得吉而六三則履乎外柔

内剛逼近乾剛之位故凶也可見履以當位為吉凡不當位而履者皆自取噬囓耳千古履非其正之戒皆可於此取鑒

大君之道取於神武而武人為于大君又同於眇視跛履之凶者君道取於剛柔相濟无取志尚其剛也蓋大君而志一尚剛即賢明之君尚有必折之凶況武人徒剛无識者乎故與眇視跛履同一致咥之凶耳唐文皇征遼之師頗類之然則剛非其戒而志剛

則履道之至戒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山革反音色

周公之象履九四云云何也盖九四雖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九剛居四柔則濟剛以柔有能戒懼而終得吉之義故象占特取於此

六三以柔居剛則必凶九四以剛居柔則終吉可見履道莫凶於志剛然天下一切居上居下待人接物何事不凶於志剛者嗚呼可戒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孔子之傳履九四云云何也曰凡爻以位之本情爲志六三以陰而居陽位是志於剛者故不足以與行九四以陽而居陰位愬愬戒懼則其志貞可有行矣噫其即乾乾朝乾夕惕而在上不驕在下不憂之義乎

九五夬履貞厲夬古快反

周公之象履九五云云何也言九五以剛中正履帝

位下以兑應之凡事必行无所違礙此君道之正也故有夬履貞象然陽剛中正而自信一切阻撓不行則亦自處於乾乾之厲矣故占又有厲象也此亦與贊乾三之厲同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孔子之傳履九五云云何也言夬履自是九五剛中之正位厲正是其履而當位之道非為過也蓋孔子釋周公爻義至此恐人錯認厲字為不美之危詞故

特以位正當釋之以明君道自當以剛中直達權不旁撓為正耳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周公之象履上九云云何也言上九履道之終視其履以考其祥時故有視履考祥象處剛履悅當履之終履皆得宜自无致咥人之凶有其旋元吉之義故占亦有其旋元吉象也此一爻可括一卦之義亦可當一部迪吉錄讀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至矣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孔子之傳履上九云云何也言其旋元吉者視履一一合乎規矩自然大有慶耳然亦可知必其旋而後元吉也舍其旋言元吉祥從何至哉

觀於其旋元吉可見考祥不在於天之慶而在人之履又可見慶不在大有之日而在視履之時且可見考祥正不必在他人視履之時而在吾身自履之心嗚呼舍履言祥祥何可得舍心言履履於何本乎故

君子省身存心之學謹於日用云為之間也

泰 ䷊ 乾下坤上

履而受之以泰何也序卦傳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文王之彖泰云云何也曰其在造化天髙地下分位原相懸絶一旦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是小往大來天地交而泰矣泰則萬物通達其在人事即君尊臣

卑體統原自隔絕一旦君志下交臣志上交即君臣交泰而四海安和時也吉而且亨自不待言故泰之占有吉而且亨之象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丁丈反否卦同

孔子之繫彖泰云云何也曰易藉造化以明人事之書也孔子心企泰和之時步寐慇切故繫天地交泰之

義只一語贊過而其反覆推明盡在君臣交泰之義其實泰就君臣言則必内陽外陰内健外順内君子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後成且取義亦卦中自有之義也獨其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則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固昭然可見矣

又天地之泰一歲一交世道之泰屢世不逢聖人於泰所以津津嘆羨贊美之不置乎顧其語意於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意尤若慨乎其有餘慕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裁同相息亮反左音佐右音佑

孔子之象泰云云何也曰謂天地交而後成泰王后體此以經綸民物必於天地之生成以供斯民用者或裁成以損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及左右維持務令皆得成就其用以登斯民於泰和如地天之交泰耳然此言王后體泰之意云然其實這泰匪關氣運之適盛也正由朝廷之上君臣同心為斯民裁成輔

相令各得所而後世道昌隆天下泰和耳則謂此象為孔子象君子體泰之義即孔子為萬世措成泰之由亦保泰之道可也義固在人自取耳

觀后以財成輔相以左右民嗚呼王者之於民如保赤子不啻也聖天子入亦心於小民之腹萬姓焉得不輸亦誠於聖主之前乎上下交泰此亦其義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茹人余反彚于位反音胃否卦同

周公之象泰初九云云何也曰三陽並進於泰交之

時拔茅連茹以其彚象以此而往吉也可知故占有

征吉象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孔子之傳泰初九云云何也曰言拔茅征吉者士在

草莽正逢世上下賢亨泰之會故彈冠相慶志在於

偕出耳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

周公之象泰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剛中而與五爲

正應此乃六五之聖主推心委任以成泰亦即九二之大臣竭誠進忠以報聖主者也求之古大臣其惟商之伊尹漢之諸葛忠武乎故象義取於既能包荒又能馮河既能不遐遺又能朋亡以得尚于中行也其不言吉凶者當泰之世五降心以相下二一德以孚上征吉自不待言惟惕厲或所不免然履中應上亦自尚其中道之行厲又何足道乎故征吉惕厲皆不必言也

包荒四者皆大臣之中行而於泰九二必一一數出者蓋泰之九二乃王佐之地致泰之由於是乎係必仁智義勇諸德之備優然後世道之太平可幾聖主之付託不負而上下之交孚益固耳故必兼這包荒度量馮河剛勇不遐遺弘智朋亡公義乃足濡中行相尚之心也

又曰伊尹之行世遠書殘不能盡得然即書與孟子之言亦可得其大畧武侯時近史存尚論其世而細

觀其行乃見此爻之德信非此二公不足當之嗚呼寥寥宇宙不知幾千百年中間只此二三人中行二字固可易言歟

大臣无包荒之量則不能容物需時无馮河之勇則亦必有遲滯因循之弊无不遐遺之智則不能遠慮兼綜无朋亡之義則亦必有比黨狥私之弊皆非中行之道故九二致泰之大臣一一備之

包荒易於遲滯廢弛不遐遺易於朋黨比昵故四德

雖以兼盡為中行而尤以相濟相尚而行始中也
大臣必有這等中行然後可以乘時致泰然亦必人
主推心信任然後得尚於此等中行故泰之九二以
遇九五下交之主而後行得自尚也看來泰是君臣
相交而成實以君能下交而成志泰者須知之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孔子之傳泰九二云云何也曰言包荒得尚于中行
者以君下交于臣如天下交于地之含弘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周公之象泰九三爻義云云何也曰周公其借此爻示以保泰之至戒乎蓋九三下乾終而與坤接其在造化則天地相接之際在世道則泰極而否之始故周公特取九三所處之義象之又不拘他卦爻象而區區僅從爻位明象也其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者若曰莫謂泰可常恃如九三即接乎坤四无有平而不

陂往而不復者又勿謂泰可常通必於今未艱之日
自處艱貞乃得无咎耳又勿以小人於我逢迎慇勤
遂信而任之也必勿恤其孚拒之不應然後泰可常
保而于食有福耳嗚呼艱貞乃无咎勿恤乃有福聖
人之為泰慮者皆泰必至之情理乎
觀周公象泰九三爻義可見保泰全以不侈然自恣
遠絕小人為至戒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孔子之傳泰九三爻義云云何也曰周公之爻義本明傳特釋无往不復者若曰所謂无往不復者上天下地相接之際往復必然之理耳其艱貞勿恤固至戒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周公之象泰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擕三陰順下而交乾此小人之顧交逢時大臣也有翩翩不富以其鄰象並有不戒以孚象嗚呼亦畫出小人趨權附勢

之情形矣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孔子之傳泰六四云云何也曰陰虛陽實翩翩不富言三陰皆失其實常情戒尚不孚不戒以孚乃其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周公之象泰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居尊為泰主下應九二之剛中是虛中泰交乎臣者也有帝乙歸妹

象人君而交臣如此不特人臣之福天下蒼生之祉

實是人主之大祉故占又有以祉元吉象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孔子之傳泰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謂以祉元

吉者以其出於中心之誠自行其願耳然則下交不

出於中心之誠大臣雖欲尚於中行以致泰无由也

吁宜戒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復房六反下同

周公之象泰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陰柔居泰終浸
與否鄰是泰極而君臣上下一切頽唐時也有城復
于隍象當是時也綱紀不肅人心不振可用師孚
命令已亂雖令不從則亦徒自告於邑耳頒之天
下則臣工不實遵黎庶不相信雖正而吝亦不免
矣嗚呼當泰之極時即有此象是則人主方自謂
其泰而不知否即已伏於此矣可畏哉而周公之
繫此文重重致意其啟告世主之保泰者亦深也

坤為地有師象邑象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孔子之傳泰上六云云何也曰所謂城復于隍云云者謂其自恃世泰頹然无振厲精明之意其命已亂耳嗚呼明主固以振厲精明成泰保泰也夫

否 ䷋ 坤下乾上

泰而受之以否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文王之彖否云云何也曰否天自上而地自下否塞不通之義其在人事則用事者皆匪其人也如是則上下不交君子中行之正道將何施乎故其占為不利君子貞又泰原以小往大來成而否則正與泰反大往而小來矣此否之所由匪人而不利君子貞乎故文王又取以明否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孔子之傳否彖云云何也曰言否往來内外盡與泰反故泰上下交而萬物通否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耳嗚呼上下不交則雖有邦而无邦孟子不信仁賢則國空虚之言豈其過哉故休否之道莫要於反否之行行泰之行令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辟音避難

去聲

孔子之象否云云何也曰言天地不交而否以成君子觀否之象自已儉斂其德以辟時之難而不可以祿榮其心而使之動者亦如天地之不交耳葢當否之時而榮祿之心不能已則必不能儉德德不能儉難寧能辟耶嗚呼荀慈明蔡伯喈可見也

不可榮以祿是言君子儉德自守人不得以祿羈縻非戒君子之詞也而戒即在其中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周公之傳否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三陰上行亦有拔茅茹以其彚象然以陰柔居否初陰柔易邪否世難吉故占即戒以得正則吉貞吉則其道亨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君也

孔子之傳否初九云云何也曰言拔茅貞吉者謂志在得君行義故變泰初之征言貞也嗚呼否初之所以吉亨者吉亨以貞耳固不似泰初之彚征即吉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周公之象否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當否之時以陰居柔而上承九五有包承象夫志不相反而但以承順為事此乃小人之吉君子正以守中持志與時同否為其道之亨也故占為小人吉大人否亨

此爻之義先儒多解包承小人為君子之吉愚意斷以程朱之言為正葢這是天下无道以道殉身之正義若如以包承小人為君子之吉則元祐之覆轍耳

且下君子否亨句亦覺難通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孔子之傳否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大人否而反亨者大人不雜亂小人之羣乃其道之所以亨也

六三包羞

周公之傳否六三云云何也曰言三當否之世以陰柔處剛位而上與乾接无德无才之小人而切近朝貴否而包羞者耳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孔子之傳否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之包羞者位不當故耳然則位不當而居其位皆包羞者也

六三象傳雖皆不言凶咎然使即无咎凶包羞亦奚可恥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周公之象否九四云云何也曰四居陽剛近君之位是以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然當方否之時必使

動皆出於君命則不至功成取忌在已既可免咎而同類亦得並進以受福矣故象占如此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孔子之傳否九四云云何也曰言有君命則可无咎而志乃得行耳嗚呼郭汾陽亦其人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苞與包同古易作包

周公之象否九五云云何也曰五以陽剛居天位休否之大人也剛中乾惕以濟否否自可濟有休否大

人吉象三陽在上爻惕互勵時時以泰之難成否之難濟為懼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嗚呼亡乃所以保其存亂乃所以有其治大人有如此之憂勤天下豈有常否不泰之理乎故否之九五為大人吉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孔子之傳否九五云云何也曰言大人之吉者正以其位之剛中得正有剛健乾惕之德故能休否而吉耳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周公之傳否上九云云何也曰言否極則泰理數之自然陽剛居上傾否之才具故有傾否先否後喜之象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孔子之傳否上九云云何也曰言否終則自宜傾否何可長乎非否之不可長謂人當泰極則必肆否極則必奮所謂窮變通久之必然未有否而終否者也

然亦上九有陽剛之徳故能傾耳若陰柔則聽其城復于隍矣否安得傾乎

同人䷌乾上離下

否而受之以同人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文王之彖同人云云何也曰言下離六二上應上乾九五故謂之同人六二以一陰同上下五陽而五陽

皆欲同二陰有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彖下離上健二五陰陽皆得其中故占為利君子貞彖然曰于野亨利君子貞則知人不可以苟同曰同人利涉大川則知獨力非濟險之道嗚呼于野利貞二語盡人世事人用人交人之理利涉一語盡古今成功建事進德亨屯之理聖言眞如龜鑑千百人皆待照于此千百事舉待決於此師卦等彖亦然故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孔子之繫彖同人云云何也曰言同人者六二柔得位而應乎乾曰同人也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謂五陽皆欲同二乾之志行也曰利君子貞者離文明而乾剛健二五皆中正而志相應是乃君子體同人之道而得其正故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同

乎人也嗚呼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為同人是同人者周而不比之義也信乎惟君子乃能為之

程子曰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而明大同之理剛健則能克己而盡大同之理惟君子能文明中正故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也噫嘻至哉大學之致知誠意而後能治國平天下其即此物此志乎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孔子之繫同人大象云云何也曰言天在上而火在下光明普照而相通无間故象取諸同人君子體同人之義以類族之宜辨物之用審異致同如天火之異體而同照也象取同人于野而象取類族辨物則是同人之道固取其公普而又取其分明亦明矣不然以君子用小人而亦曰吾同人于野也可乎故惟君子有類族辨物見理之明乃能通天下之志乃真為同人于野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周公之繫同人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居同人之初本與二比又非正應而與之同有出門即同象如此而同又何咎乎故占有无咎象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孔子之繫同人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出門即同非有私昵又誰咎乎

六二同人于宗吝

周公之象同人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與五正應未免有係而同故占有同人于宗之吝象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孔子之傳同人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同人取于野之公而于宗則有比而同矣比而同人此吝道也然二與五正應而亦有吝道則同人之貴公益明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莫蕩反

周公之象同人九三云云何也曰言九三以剛居剛

踞二之上欲與二同而非其正應又懼為九五剛中之君所阻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象處明之終五不可敵有三歲不興象蓋離為甲冑為戈兵故象取伏戎三居二上故象取升高陵凡象多以一卦三畫取義如三人三百戶之類而卦本同人又有終同之義故象取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孔子之傳同人九三云云何也曰言伏戎于莽欲與

三同恐九五正應之陽剛見阻而欲敵之耳三歲不
興則又知同之宜正不可憑剛恃氣而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墉音庸
周公之象同人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亦欲同二而
居二之上又隔以三故有乘墉象居柔比五既无憑
剛之失又知九五之尊故又有弗克攻象不宜動而
安於靜此吉道也故占有吉象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孔子之傳同人九四云云何也曰乘其墉而弗攻者義原弗克也其吉者則困而知自反於正道也嗚呼天下何事不以反則而吉乎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戸羔反咷道刀反旅卦音同

周公之象同人九五云云何也曰五與二為正應本可同者也而間以伏莽乘墉之三四有未能即同而終同之義故有先號咷而後笑象又越三四而究與之同有大師克相遇象且乾取剛克故云大師克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孔子之傳同人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九五剛中與二正應同人之中正誠直者也大師相遇言以此而同終必克三四之間而同之耳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周公之象同人上九云云何也曰言上九亦欲同二而相去懸遠且處陰柔之地有需時待同之義故象取于郊夫同人而于郊雖不即同然伏戎乘墉號咷

之咎亦免矣故其占象特取无咎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孔子之傳同人上九云云何也曰言同人于郊雖无大悔志亦豈得乎蓋同人必以于野爲貴也

大有 ䷍ 乾下離上

同人而受之以大有何也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大有元亨

文王之彖大有以元亨何也曰言六五柔中居位上下五陽皆應又為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元亨象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孔子傳大有之彖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以柔居尊位本自大中而上下五陽應之故曰大有也下乾上離五二相應其德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是以元亨耳然則无此德而欲常有其大亦難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孔子傳大有之象云云何也曰言火在天上无所不照所以謂之大有君子則體此以遏絶惡類明揚善人順夫大有之美命如火在天上耳蓋天命不常故泰運大有皆上天休命之獨厚乎我者也特厚乎我而无以順之其能保乎然順非聽順之謂亦非敬順之謂善乃天之所以特命而惡乃人之所以違天故天道福善禍淫昭昭不爽蓋天心之所注也順之者

必深體天心遏絶惡類明揚善人以順其休命而答其厚我之意乃為當也然能如是而大有者常大有矣則是保大者又即在此順天者乎

大有大象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是言尊貴者大有之道觀於尊位之道如是而卿大夫乘高履富之道士庶人履豐處盈之道即從可知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周公之象大有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初九當大有之

初上无正應大有之尚无交者也无交則无害而匪過矣故有无交害匪咎象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耳故占又有艱則无咎象嗚呼大有之初即戒以艱則无咎此與師初之即戒以師出以律訟初之即戒以不永所事皆同一慎始之旨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亦至矣而其謂无交害匪咎則又示以大有之不可濫交爾

大有則願交者多居初尚未廣交又无正應故象取

无交害匪咎之義然二聖人於世情經歷亦熟悉洞

徹矣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孔子之傳大有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大有初九之所

以匪咎者以其尚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周公之象大有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當大有之

時而居乎乾陽之中乾三陽並進而二居中以行有

大車以載有攸往象大車堅固而以此遲載世之處大有而能穩重渾堅者也咎何有乎故占為无咎象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孔子之傳大有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居乾中實之地而與三陽並進此如大車以載之積中既實而攸往不敗者也嗚呼積中不敗而大有乃可長久矣不然者積不厚而行輒敗今日之大有即他日之小无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周公之象大有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居人之上公侯象以剛處剛中无陰險之私而上應于六五公用亨于天子象然惟君子之剛正則能之若小人陰險履剛則弗克耳此又即其爻而示之以情之必至所以明大有之長享于君子而必墮于小人欲處大有者反身以自審而知戒也夫程註精當之至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孔子之傳大有九三云云何也曰言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者小人大有則生非分之想萌犯上之志作威作福而玉食是享在家必凶於家在國必凶於國寧有利乎然其實是大有之害小人耳嗚呼大有乃上天之休命即小人得之亦以為天休之滋至而不知適所以自貽其患害為小人者亦何苦必求大有乎

大有亦貲多少經營而適以自害然則小人生平得

意之事皆自害之媒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蒲光反音旁

周公之象大有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處大有之時而履柔近五大有之知自戒盈滿而順以承君者也有匪其彭象人臣如此咎斯免矣故占有无咎象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孔子之傳大有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以陽處陰

獨能悉所有為君之有而毫釐不以自有是眞有過人之識又明又辨又晳者耳嗚呼君之靈社稷之福臣何功之與有乃所以善全其功也有大者何必自有其大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周公之彖大有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乃大有之主而居尊處中文明而健之聖君也虛中以有五陽五陽亦顒顒卬卬以為其所有柔中則有厥孚之交離中

則有烜赫之威有厥孚交如威如象若而如此真善處大有之尊位者也故占又有吉象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以豉反

孔子之傳大有九五云云何也曰言厥孚交如者六五之誠信所以發五陽之誠信而上下相交也威如之吉者則大有之時人心易侈易縱亦且易肆若一于柔交則下慢易而无恭畏備上之道矣故又取乎

威如也然據周公孔子之繫辭而王者處大有之道
其不可執於一偏使恩威有偏勝之失斷可知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周公之彖大有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處大有之終
居柔順之地而履六五之上是履信思順尚賢者也
如此則自然得天之祐吉无不利矣故彖占如此
彖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孔子之傳大有上九云云何也曰言大有之上九吉

无不利者為其上得天心天自祐之以吉无不利之福耳劉用相氏曰六五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德上九一爻備言上九所以大有之福福德兼備是為大有六五上九合為一人嗚呼得之矣然亦惟其有六五之德是以有上九之福則即謂上九之天即六五自具之天可也

即孔子之言仔細尋味上九踞五之上五上惟天居離之頂離照通乾處大有之終而為髙明之至其斯

為大有上吉自天祐之者予然要之天祐大有之上九只為能履信思順尚賢耳故孔子文言所以又於此爻詳釋而備言之有大者欲得天祐亦圖所以履信思順尚賢之道而已

謙 ䷎ 艮下坤上

大有而受之以謙何也序卦傳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謙亨君子有終吉

文王之彖謙云云何也曰於物象為山高地卑而山屈地下於義則內止外順有而不居故占有亨道順以止止而順惟君子能之故占取于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上時掌反惡烏路反好呼報反

孔子之彖謙云云何也曰言謙卦之取於亨者以謙

乃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也君子之所以有終者天地鬼神人情无不順謙止盈惟君子為能窮理而見道之明盡性而守謙以誠故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若卑屈而其德自不可加尚謙惟君子能終故惟君子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侯反稱尺證反施始豉反

孔子之象謙云云何也曰地卑山高地中有山則山

不顯高地不見卑而就於平等故為謙也君子體此
裒多如山之崇高止於地下益寡如地之卑順居於
山上損過就中稱物多寡使施得其平也嗚呼王者
治天下之道裁成輔相義至弘矣而特取義於平其
即此旨乎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周公之象謙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以柔止居一卦
之下謙而又謙者也有謙謙君子象以此道涉世何

所不濟有用涉大川而吉象故象占取之

謙以下為本故初三皆稱君子

同人无坎澤而象取利涉大川謙卦亦无坎澤而象取用涉大川象固有以義取者不必盡物也由此以推凡諸卦爻之象有難通者正當以義取之固不必盡執本卦本爻之物象為解亦不必穿鑿附會如互卦錯綜之淩亂繁雜從可知矣蓋象以象義之難顯義得而象正在其中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孔子之傳謙初六云云何也曰言謙謙君子者君子道髙而心下卑以自牧耳

六二鳴謙貞吉

周公之象謙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處謙之時得止於中謙而實見諸待人接物之間人亦共明其謙者也有鳴謙象以此處世自然得正而吉故占為貞吉

象鳴呼周公之吐哺握髮以之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孔子之傳謙六二云云何也曰言鳴謙之貞吉者二居止中中心原自安於謙鳴謙貞吉則中心得遂耳不然僞爲於聲音笑貌之間而曰吾謙即謙豈能得正而吉乎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周公之象謙九三云云何也曰卦惟九三一陽是九三乃成卦之主有大功於時者也有勞謙象三居止

之終處順之下止而能順正君子功而不矜能而不伐者也有君子有終象君子自立如是百祥俱集矣故又有貞吉象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孔子之傳謙九三云云何也曰言君子能勞而謙則雖不矜其功而天下無與爭功雖不伐其能而天下無與爭能自然德盛禮恭萬民共服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者其在此乎求之古人大禹

之不矜伐顔子之无伐施庶足當之其次則宋之曹

彬庶幾焉

六四无不利撝謙撝呼回反與揮同

周公之象謙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由山出地是

已居山之上者也居山上則過盈矣而四以陰處柔

又爲坤體是履盈能撝下者也履盈能下有何不利

故象占特取於无不利撝謙耳嗚呼无不利居上之

心期也而撝謙則无不利謙亦何負於人而又豈難

撝者乎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孔子之傳謙六四云云何也曰无不利撝謙者謙乃人生立身制行之則也故繫辭九德曰謙以制禮禮正所謂天則耳撝謙則能謙以制禮循爲德柄而不違天則矣安得不尊而光乎尊而光尚何不利之有然亦以六居四體順履止爻内原有不違則義在故孔子特發之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周公之象謙六五云云何也曰六坤中陰虛不富象三陰同體順以止下有以其鄰侵伐象順而止安有不利故又有利用侵伐无不利象

六五柔中處順既曰利用侵伐又曰无不利者固以象中原備此義然亦以過謙而威不振則坤順為頹唐艮止為委靡即非王莽之撝謙亦元成之因循退懦耳但五上二爻皆以利用侵伐行師為謙之利而

於五則兩言利者此謙道變易從道之介恐執謙者以為不利故言利用又言无不利耳所以然者當履謙順止之時侵伐行師正王者裒多乎盈之道君子之所勞者勞以此萬民之所服者亦正服以此初不同恃衆侵凌邑國之為也易乃變易從道之理不謙者宜變而之謙執謙者又宜知所以善用其謙故於謙卦上五二爻重重申之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孔子之傳謙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利用侵伐者非不謙也不服則宜伐既屬謙道順止之義亦屬謙道裒多益寡之平施也嗚呼孔子之傳利用侵伐亦明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周公之象謙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居謙之上亦有鳴之之象居順極處止上是順止之得正者也以此彰明較著聲大義以征不服天下其孰敢不順不止者故占又有利用行師征邑國象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孔子之傳謙上六云云何也曰六二之鳴謙貞吉為中心得者以其居中得正而得耳上六之鳴謙志未得者以上踞順之極而下盡安於止故志未得耳葢居高原以下服為得道故亦以下服為志得也

謙六爻非吉即利於艮體言吉坤體言利者止則吉順則利也然要之吉无不利利亦自吉而皆根於一念之謙鳴呼謙之一字其生人善身善世之靈符乎

豫 ䷏ 坤下震上

謙而受之以豫何也序卦傳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豫利建侯行師

文王之彖豫云云何也曰豫上震為動下坤為順是動而順者也又上震為長子而居地之上下坤為師衆而為長子所臨有利建侯行師象故取以為象也然象即卦明象耳其實順動何事不利乎故孔子於

傳特發天地亦如之之旨明義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之傳豫彖云云何也曰豫以九四一陽為羣陰所應是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者也故義取於豫豫既取於順動即天地尚且如之而弗違况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且此順動之道天地固以此日月不

過而四時不忒即古之聖人亦以此刑罰清明而人民順服是豫之一字建侯行師而利天地聖人亦无不利豫之時義真大矣哉嗚呼觀文王孔子明豫之旨可知世之動而不利者皆不順其理耳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孔子之象豫云云何也曰言雷出地而奮動則為豫蓋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也先王體此故象祖考之

德作之聲樂以褒崇其德美而盛薦之上帝以配之
如雷之出於地奮也葢作樂崇德薦帝配親則祖德
奮揚神人幽明无不和暢是乃王者之和氣協於上
下以成豫之大者故於豫象之耳

初六鳴豫凶

周公之象豫初六云云何也曰初為豫始六居坤下
而與四豫主正應陰柔凡材得志而便呌噪讙譁者
其常耳凶可立俟也故有鳴豫凶象然於豫初即戒

其戒深矣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孔子之傳豫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初六之鳴豫凶者先憂後樂猶慮罔終始豫即鳴終將何極如是之人始志已窮極而不可復加凶不待言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周公之象豫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居中處順上无應與有介然特立如石之象如此則清靜寧一自然

見幾而作不染鳴豫之凶矣故有不終日貞吉象

介于石不終日皆係義象不關卦象亦不關互變錯

綜蓋二居坤中而特立有安貞如石之義有此定力

自然明識獨運見幾即作有不終日象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孔子之傳豫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之不終日貞

吉者居中得正又无繫應凡初三鳴盱之病一切无

之貞固而吉豈待言乎至其旨之發揮明透則文言

又為盡之學者讀此傳更能細讀文言則可以知讀易之法亦可知解易之法更可得體易用易之道矣介于石不終日大學之定靜安而能慮中庸之誠則自明无非此旨然要之只是主靜自明耳近來學者往往譏彈主靜嗚呼譏彈主靜則不知主靜矣安知介石之吉乎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盱況于反

周公之象豫六三云云何也曰三處順之極將動之

爻以陰居陽而上比於四有盱而視四之象四由豫者也而盱焉心動於紛華矣可悔之道也故有盱豫悔象然當悔即便速悔庶悔可免但一遲則仍有悔也故又有遲有悔象盖周公繫象至此見得此乃人情之必至遂即據此爻以明教所以憂患後世者如此耳二語皆是即象為占即占亦象三百八十四爻中往往如此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孔子之傳豫六三云云何也曰盱豫有悔者惟其居位不正中耳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簪側林反

周公之象豫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一陽為豫主豫之所由成者也有由豫象一陽起於地上羣陰響應是大有得象一陽通乎五陰五陰共應一陽有勿疑象以一陽直貫五陰於一氣暢悅之中有朋盍簪象然曰勿疑則示以處豫之道當推誠布公為當耳所

以喜四之豫亦所以教四之豫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孔子之傳豫九四云云何也曰言由豫大有得者良以豫由四成四能得上下五陰之應而志乃大行耳

六五貞疾恒不死

周公之象豫六五云云何也曰五以陰柔居尊而豫由四致業已得衆行志當此時也五其能豫悅暢遂乎有貞疾象然得中居正亦尚无凶故又有不死象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孔子之傳豫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貞疾者以其乘九四之剛也恒不死者則以其居中履正而中未亡耳嗚呼六二以中正而吉六五以中未亡而不死則是中之一字固上下貴賤起死回生之良藥避凶趨吉之坦途也故千古聖賢皆以一中之傳為兢兢耳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渝以朱反）

周公之象豫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動之終豫之極而以陰柔不正之六居之沉冥於豫者也有冥豫象然冥雖已成若能變而從正則是窮而知反也亦尚可以无咎故有成有渝无咎象然曰成有渝无咎則是又教以過而能改迷而使悟之道矣天下无窮而不變變而不通之理故否終則傾豫終則渝聖人皆示以變通之旨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孔子之象豫上六云云何也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人事之必然上六居豫之終視初之鳴豫三之盱豫咎有甚焉故速宜渝變而不可長也昔人云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讀上六之豫可以憬然悟矣